



# 干新自由主義

Simon Springe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Victoria  
[simonspringer@gmail.com](mailto:simonspringer@gmail.com)

---

翻譯人: 林素之

摘要：對，就是干！新自由主義太差了。我們根本不需要。

關鍵詞：干新自由主義；把它干上天

---



Published with Creative Commons licence: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 Derivatives

干新自由主義！就是這麼直接。文章到這裡可以停了，因為信息就這麼簡單。我的立場簡單明了，我想你已經理解了。我根本不想加入什麼新自由主義的正面因素。說實話，連去想我都覺得噁心。真心夠了。有段時間，我在想要不要把文章稱作《忘了新自由主義》，因為這就是我想做的。這麼多年我寫了 12 篇新自由主義的學術文章（Springer 2008, 2009, 2011, 2013, 2015; Springer et al. 2016），我已經不想再用多一絲一毫的精力去寫更多文章了。我怕寫出來的東西反而給新自由主義新的生機。進一步講，在政治策略層面上，把頭埋在沙裡，然後集體忽略這樣一個具有毀滅性、傷害性的現象是十分危險的。新自由主義已經愈演愈烈，而忽略真的不是辦法。（2016a）所以慎重考慮後，我決定不採用更溫和的說法，而是直截了當的“干它吧！”憑什麼在邪惡的新自由主義面前我們還要更在意語言的禮貌性？我就是造反、惹怒、攻擊新自由主義，因為我們有一萬個理由被它傷害。新自由主義就是讓人心不安的臭東西，我們要永遠的反抗。要是題目軟了，豈不是又是對新自由主義的變相承認？我的確一開始擔心過我的聲譽是不是會受到影響。會不會升不了職，或者去不了其他地方工作？但這不就是承認自己被新自由主義打敗了嗎？干！

感覺以前的我認為日常生活的語言是無法抨擊新自由主義的。似乎用了複雜枯燥的學術語言，特別是地理的多元、雜糅和變異理論後，我們才能削弱新自由主義這個龐大的建築。雖然我自己曾經也是寫這些理論的其中一人（Springer, 2010），但我總覺得這樣的框架和我想要的背道而馳。我想要的反抗，正正要發生在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不被注意，最經常發生的事務中。所以，“干新自由主義”才是我想要的。其實這個觀點是非常複雜多元的，至少在寫文章以後，我對“干”的理解可謂是進入了新高度。這是個多麼優秀多彩複雜有深度的詞啊！它又是名詞，又是動詞，還是在英語中最經常用的表示感嘆的形容詞。它可以用來表達憤怒、鄙視、惱怒、冷漠、驚訝、焦躁、甚至不帶意思的說只因為舌頭想說。你可以“搞砸了件事”“毀了個人”“吊兒郎當”“關我屁事”，你也可以輕鬆的想起在一個情境中你被喝令到“滾回家打飛機”（譯者按：以上引號短語英文中都用到干）。這時候你可能會想“關‘誰’屁事”？好吧，關我事，其實也關想要終結新自由主義的你事。“干”這個詞的力量給了新自由主義一個挑戰。它可以讓我們思考“干新自由主義”深沉多元的含義。但是同時。我們也干“深層多元”。Kieran Healy (2016: 1)說了，“深沉多元的思維通常給有趣、有實踐意義、和實戰的理論以打擊。”所以別多想了，趕快看看干新自由主義裡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最為了當的是，說“干新自由主義”的時候我們可以表達我們內心的憤怒和不滿。我們可以把這個惡毒的機械給我們的毒液吐回在它臉上。“干”的方法可以是遊行或者寫更多的書和文章去批判它。後者是

為了給被新自由主義荼毒的人說教，前者是為了給被荼毒者一個希望改變。這些方法不是不重要，但是遠遠不足以讓大潮和我們一起對抗新自由主義。抗爭讓我們可以和社會權貴對話，誤以為他們真的會聽取群眾的意見改進(Graeber 2009)。難道我們自己不可以做說話的人嗎？第二個“干新自由主義”的含義是拒絕這個概念。它首先由 J.K. Gibson-Graham (1996)提出，號召大家以不談的方法來結束新自由主義。漸漸的，學者都不把這個概念放在重點的位置了。或許這不是我前文中批判的“掩耳盜鈴”的心態，而是用另一種方法來談論同樣的問題。或許這對把論述擴展到別的領域來說是一個好的策略，但是我仍然覺得這樣不足以消滅新自由主義。Mark Purcell (2016: 620)說到：“我們需要把注意力從新自由主義轉移到我們自己身上，去調理我們和自己的複雜和有趣的關係。”雖然這些批判和忽略政治是有用的，但是我們仍然要積極的去從新自由主義都觸及不到的方面去干新自由主義。

其中一個直截了當的方法是參與前瞻性的政策制定，這是我的“干新自由主義”的第三個層面。前瞻政治否定了代表政治的階級性、中心性和權威性。前瞻政治強調的是未來社會需要的一種水平民主的關係和組織模式(Boggs 1977)。我們不需要和權貴交談，我們要的是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的，去做——前瞻性和行動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似乎有囊括一些政治想法和行動的能力(Barnett 2005; Birch 2015; Lewis 2009; Ong 2007)。對於像 David Harvey (2015)這個批判者，政府的一劑改革就可以解決他們說的新自由主義的問題，然後他便會放棄追求水平民主，眼看新自由主義走向更猖狂的明天。他完全誤解把前瞻政治誤解成未來了，但是我說前瞻政治是手段而不是結論(Springer 2012)。換句話來說，前瞻政治必須具有恆久持續的敏銳度，所以絕不會出現指派的現象。它敏銳而有自我反省能力，並且永恆的為了社會的更好、發展和創新而存在。這樣的前瞻政治才是反新自由主義的。這是一個沒有結論的手段，並且它永遠都是我們的手段。前瞻政治讓我們擁抱極端平等的快樂。我們無需成為去那空虛的烏托邦承諾的先鋒或者無產者，而是永遠站在當時當下，不斷的努力反抗(Ince 2012)。

新自由主義沒有什麼值得我們尊重的，所以讓我們擁抱前瞻政治，“干新自由主義”。干它給我們製造的幻想；干它帶來的破壞；干它把不平等說成是一種美德；干它破壞環境；干無休止的資本積累和盲目追求資本；干朝聖山學社和各自試圖粉飾它的智庫；干給我們洗腦的 Friedrich Hayek 和 Milton Friedman；干撒切爾夫人、裡根和所有給權貴折腰的政客；干那些一面製造排外言論一面用“外人”來打掃自己廁所的偽善之人；干越來越數字化的潮流也干那些不懂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衡量的人；干那些把金錢放在社區之上的人；干新自由主義的一起也干它帶來的特洛伊木馬！這麼多年我們聽到的藉口都是“沒有別的辦法”，“蛋糕大了自然分的多”，“物竟天擇”沒用就要被淘汰的噩夢。這麼多年我們聽到的平凡人的慘案其實都是資本家無盡的詭計(Le Billon 2012)。Garrett Hardin's (1968)從未停止想這些牧場上的牛是怎麼被人佔為已有的。當我

們把沒有私有權概念的人召集起來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的呢(Jeppesen et al. 2014)? 當我們把更多的關注力放在前瞻性政治的先驅上並仔細學習總結他們的經驗組織模式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呢(White and Williams 2012)? 當我們不再用新自由主義給我的藥丸，而用互助和合作來治愈我們在無盡的競爭中受到的傷痛時會發生什麼呢(Heckert 2010)?

Jamie Peck (2004: 403)曾把新自由主義稱作“極端政治口號”，但是這個稱謂以及承載不了它該受到的批判了。從我們第一次認清敵人到現在已經有些年份了，而在這些歲月裡我們也從我們的反抗和寫作中對他認識越來越深。雖然我們很清楚的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曾經打贏某個戰役一如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佔領華爾街的勝利—但是新自由主義總能死灰復燃、如殭屍如野鬼(Crouch 2011; Peck 2010)。Japhy Wilson 把其稱作“哥特式新自由主義”，而我很相信消滅這個鬼魂的方法是我們更加積極的行動(Rollo 2016)。讓我們把“干新自由主義”變成新的魔咒怎麼樣？一個不僅讓我們行動起來反抗，也讓我們從新生活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空間的魔咒。當我們每次使用這個魔咒的時候，我們都感覺到語言之外的力量，把理論和行動都放在前瞻政治的魔幻裡。我們要椒炒多角度抗拒新自由主義。雖然我們不能忘記它，但是我們可以從語言里外反抗它。總之，我們要迎來新的政治口號。開始用#fuckneoliberalism 標籤讓我們的口號猖狂起來吧！當然，比起表達憤怒，我們要做更多。我們要下定決心，認識到我們行動的當下當時性(Springer 2016a)。我們要奪回我們的世界，刻不容緩！

我們要在代表政治面前不斷的出現。天上不會掉下個救世主。這個系統已經腐爛透了，我們每每選擇的下個領袖都是另一次的失敗。其實領袖不是問題核心，問題核心是選出領袖作為代表的系統。我們都參與了讓系統繼續的路西法效應(Zimbardo 2007)。這些政客只是在做他們的工作，因為本來他們就是要為資本家的法律服務的(Arendt 1971)。但是，我們無需服從，也沒有義務服從。通過我們的直接行動和另類的組織模式去摧毀這個系統和這個壓迫的循環。當一個政治系統由資本定義、干控、結合、甚至賦予生命，它永遠不可能代表我們的想法和存在。所以我們要重新掌握我們的生命，掌握我們的主權。我們要更加積極更加團結，並且理性的意識到對一個個體的壓迫就是對我們所有人的傷害(Shannon and Rouge 2009; Springer 2014)。我們要創造另一個空間，一個以互助、友情、互利、沒有等級的組織模式的空間。在這裡，把權力賦予人民的民主哲學被最認真的對待。絕對的新自由主義是最粗魯、最有破壞力的。為了對抗它，我們也要用同樣力度的語言和行動。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合作、我們的互相關懷都是新自由主義最不想見到的。我們一慶祝，它就憤怒。當我們說“干新自由主義”時，說的不僅僅是幾個字，而是我們對對方的承諾。大聲說吧，和我一起，說給會聽的人！吹響行動和前瞻政治的號角，改變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干新自由主義！

鳴謝：

感謝 Jack Tsonis！在 2015 年初，他寫郵件告訴我：切中主題。他告訴我他在西悉尼大學工作的不穩定性和無休止的會議。干新自由主義！Jack 現在的工作穩定下來了，但是卻越來越煩躁不安。感謝你的啟發！我也要感謝 Kean Birch 和 Toby Rollo。你們聽我的想法，和我一起大笑。Mark Purcell(和他的正能量)引導我去超越新自由主義看問題。Levi Gahman 的玩世不恭和支持正是前瞻政治最好的體現。（詳情：Listen Neoliberalism! A Personal Response to Simon Springer's 'Fuck Neoliberalism'  
[https://www.academia.edu/24191779/\\_Listen\\_Neoliberalism\\_A\\_Personal\\_Response\\_to\\_Simon\\_Springer\\_s\\_Fuck\\_Neoliberalism\\_](https://www.academia.edu/24191779/_Listen_Neoliberalism_A_Personal_Response_to_Simon_Springer_s_Fuck_Neoliberalism_)。）

Farhang Rouhani, Patrick Huff 和 Rhon Teruelle 在同輩評論中的集體好評更是燃起了我對學術界的希望。

感謝以下同輩的翻譯：Xaranta Baksh (Spanish), Dhiraj Barman (Hindi), Ursula Brandt (German), Fabrizio Eva (Italian), Eduardo Tomazine (Portuguese), Haris Tsavdaroglou (Greek), Sayuri Watanabe (Japanese) and Gürçim Yılmaz (Turkish) 也感謝以下同輩組織翻譯：Marcelo Lopes de Souza, Myriam Houssay-Holzschuch, Ulrich Best, Adam Goodwin

最後感謝所有人在我發文章放在網上以後的積極回應和肯定。這麼多人的感同身受讓我覺得更加的謙虛和有意義。我們終將勝利！

## References

- Arendt, H. (1971).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 Barnett, C. (2005). The consolations of 'neoliberalism'. *Geoforum*, 36(1), 7-12.
- Birch, K. (2015). *We Have Never Been Neoliberal: A Manifesto for a Doomed Youth*. Alresford: Zero Books.
- Boggs, C. (1977). Marxism, prefigurative communism, and the problem of workers' control. *Radical America*, 11(6), 99-122.
- Crouch, C. (2011).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Gibson-Graham, J. K.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raeber, D. (2009). *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Oakland: AK Press.
-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3859), 1243-1248.
- Harvey, D. (2015). "Listen, Anarchist!" A personal response to Simon Springer's "Why a radical geography must be anarchist". *DavidHarvey.org*.  
<http://davidharvey.org/2015/06/listen-anarchist-by-david-harvey/>
- Healy, K. (2016) Fuck nuance. *Sociological Theory*.  
<https://kieranhealy.org/files/papers/fuck-nuance.pdf>
- Heckert, J. (2010). Listening, caring, becoming: anarchism as an ethics of direct relationships. In Franks, B. (ed.). *Anarchism and Moral Philosoph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 186-207.
- Ince, A. (2012). In the shell of the old: Anarchist geographies of territorialisation. *Antipode*, 44(5), 1645-1666.
- Jeppesen, S., Kruzyński, A., Sarrasin, R., & Breton, É. (2014). The anarchist commons. *Ephemera*, 14(4), 879-900.
- Le Billon, P. (2012). *Wars of Plunder: Conflicts, Profits and the Politics of Resour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N. (2009). Progressive spaces of neoliberalism?. *Asia Pacific Viewpoint*, 50(2), 113-119.
- Maeckelbergh, M. (2011). Doing is believing: Prefiguration as strategic practice in the alterglobalizatio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0(1), 1-20.
- Ong, A. (2007). Neoliberalism as a mobile techn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2(1), 3-8.

- Peck, J. (2004).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3), 392-405.
- Peck, J. (2010). Zombie neoliberalism and the ambidextrous state.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14(1), 104-110.
- Purcell, M. (2016). Our new arms. In Springer, S., Birch, K. and MacLeavy, J. (eds.). *The Handbook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pp. 613-622.
- Rollo, T. (2016). Democracy, agency and radical children's geographies. In White, R. J., Springer, S. and Souza, M. L. de. (ed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Anarchism, Geography and the Spirit of Revol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Shannon, D. and Rouge, J. (2009) Refusing to wait: anarchism and intersectionality. *Anarkismo*. <http://anarkismo.net/article/14923>
- Springer, S. (2008). The nonillusory effects of neoliberalisation: Linking geographies of poverty, inequality, and violence. *Geoforum*, 39(4), 1520-1525.
- Springer, S. (2009). Renewed authoritarianism in Southeast Asia: undermining democracy through neoliberal reform. *Asia Pacific Viewpoint*, 50(3), 271-276.
- Springer, S. (2010). Neoliberalism and geography: Expansions, variegations, formations. *Geography Compass*, 4(8), 1025-1038.
- Springer, S. (2011). Articulated neoliberalism: the specificity of patronage, kleptocracy, and violence in Cambodia's neoliberaliz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3(11), 2554-2570.
- Springer, S. (2012). Anarchism! What geography still ought to be. *Antipode*, 44(5), 1605-1624.
- Springer, S. (2013). Neoliberalism.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Critical Geopolitics*. Eds. K. Dodds, M. Kuus, and J. Sharp. Burlington, VT: Ashgate, pp. 147-164.
- Springer, S. (2014). War and pieces. *Space and Polity*, 18(1), 85-96.
- Springer, S. (2015). *Violent Neoliberalism: Development, Discourse and Dispossession in Cambod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pringer, S. (2016 a) *The Anarchist Roots of Geography: Toward Spatial Emancip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pringer, S. (2016 b) *The Discourse of Neoliberalism: An Anatomy of a Powerful Ide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Springer, S., Birch, K. and MacLeavy, J. (2016) An introduction to neoliberalism. In Springer, S., Birch, K. and MacLeavy, J. (eds.). *The Handbook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pp. 1-14.

- White, R. J., and Williams, C. C. (2012). The pervasive nature of heterodox economic spaces at a time of neoliberal crisis: towards a “postneoliberal” anarchist future. *Antipode*, 44(5), 1625-1644.
- Wilson, J. (2016). Neoliberal gothic. In Springer, S., Birch, K. and MacLeavy, J. (eds.). *The Handbook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pp. 592-602.
- Zimbardo, P. (2007). *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New York: Random House.